

## 第十八回 能知足衣錦還鄉

詩曰：

知足優遊綠野堂，功成身退簡編彰。  
歸來松菊如生色，興起弦壺倍有香。  
御草增光秋水薄，金蓮華美浮雲涼。  
掛冠解組世風遠，才子佳人喜色揚。

卻說康夢鶴又差人去迎請夫人，原來夫人到了潮州，即入門見爹娘，正逢世杰、林氏在家愁痛。林氏忽見玉真人來，吃了一驚，大叫道：「吾兒出現了！」舉步欲退。正在躊躇間，惟世杰放些弄力，指著玉真道：「吾兒陰靈不泯，自恨命薄，當早升天庭，不可白日現形，以示怪異。」正是：

祇道陰靈顯聖，誰料真身復還。  
豈比鶴歸華表，宛如鳳還丹山。

玉真道：「父親母親休怕，兒是生人，未曾被火燒死，是兒設計。」乃與之告其無死之由。世杰大喜，自不必言。

且說潮州知府去賀賀夢鶴，夢鶴說起姚安海、高仁之事。及回來，即命班頭封鎖去拿來治罪，押解廣省。奈姚安海聞知，自縊身死，高仁即將數萬家資盡付太爺賂說買命。那太爺自思道：「他又非嗜利之官，教我如何區處？」幸聞大老爺夫人到，太爺即張樂設筵，著奶奶親自去迎接，又自己親到卜世杰家，殷勤拜請。玉真艷然說道：「妾本一介寒門女流，未曾荷蒙聖恩，何勞奶奶玉駕屈舍？況妾那裏有此厚顏到奶奶衙門，能無貽笑士君子之口乎？」奶奶知其必不肯去，乃結彩設宴，就在世杰家中。

那奶奶善于奉承曲意，及酒至二巡，說道：「妾聞夫人才德佳譽，但必事窮見節義，世亂識忠臣。天欲夫人顯其名節，是以生這兩個小人以磨挫夫人。如今姚安海慮罪自縊，高仁拘禁在監，候解發落。奴家想，夫人憲度汪洋，胸涵萬靈，肯煦煦見忌這一蟻物乎？謹奉白金五千兩，伏乞納入，幸幸。」玉真屢辭不受。那奶奶又添五千送與卜太爺，玉真道：「論高仁奸險，情實可惡，罪不容赦；若論前日送轎之惠，情又可恕，念奶奶面上，不究他罷，銀再不受。」那奶奶道：「這禮若不收，夫人之情雖領，奴家之心何安，雖薄禮不敢瀆獻，特以為花粉之資而已。」玉真知其難卻，沒奈何，乃收了。

卻說玉真被奶奶深愛，姿雅幽閑，不忍分別，留戀數日，是以過限。及數匹催馬趕到，奶奶即親送卜氏起身。

不數日，到了廣省，夢鶴與母親陳氏出接。玉真下轎時，夢鶴屬目觀其形貌，與玉真無二。夢鶴道：「來的就是難得夫人乎？」玉真舉眼看陳氏，陳氏無言可答，惟大笑而已，乃指夢鶴問道：「你認得此人麼？」夢鶴道：「兒當初在錦霞見玉真一面，宛然相似。」陳氏即與之說其來由，大家歡喜。夢鶴又問道：「夫人何來之遲也？」玉真即告以太爺的奶奶殷勤及說請之事。夢鶴道：「饒他性命罷了。」乃遣人去請蔡斌彥夫妻來相認，斌彥與許氏不敢認，玉真道：「我即是你女兒蔡平娘也，面形雖認不得，但娘親生我之勞苦，爹爹養我之恩情，當日所做過事業，兒一一都記得。願爹娘不必懷疑，受孩兒四拜。」玉真拜畢，蔡斌彥乃與卜世杰結為兄弟，許氏與林氏拜為姊妹，合家歡喜。正是：

大都苦從甘中生，冷暖分離見世情。  
假使安然居宇宙，那知今日此和鳴。  
卻說康夢鶴得了卜玉真，是夜洞房花燭之間，二人說起前日之事，有可笑的，有可恨的，有可嘉賞的，有可嘆異的，說得情意濃濃。交歡之樂，比尋常人不相同。時夢鶴憶前日之蔡平娘，其美麗若彼，今日之卜玉真，其風神若此，喜似舊婚而樂新婚。卜玉真思前日之蔡平娘是我，今日之卜玉真又是我，既以一人之身而做兩新人，二人情濃意洽。時人有一首詩，單道夢鶴之樂處：

無限情深世嘆稀，淡妝碧玉鬥芳菲。  
搖曳弱柳如風嫩，掩映芙蓉帶月輝。  
醉倒煙花附風舞，醒隨雲雨扳龍棲。  
嬋娟解語君堪羨，牽惹揮毫魂魄飛。

時人又有歌一曲《黃鶯兒》，單道那舊人變為新人的樂處：

成就了知心，知心和諧，記得嘗相謔相尋。渾忘一段溶溶春嬌，春嬌畫不成。氣味深，形銷骨靈，魂飛沉，九天長吟。雲鎖雙禽，遍體盡香侵。當年鼓瑟，今日又同衾。蕭蕭陽臺，濃濃花陰。審問明，又疑是昨夜夢，和甚夢知甚值千金。

思夢鶴，前日正上鸞殿徹金蓮，今日又入桃源尋仙姬，時人亦有一詞《滿庭芳》，單道夢鶴的樂處。詞曰：

斷腸賦，斷腸篇，幸得相如渴病干。葉落時，花開年，喜得月缺又團圓。連理枝棲兩鳳凰，同心結綰二鴛鴦。志遂旋踵，比指心戀，梁案同堅。天長地久應無變，海誓山盟永不顛。深恨光陰無再，日光易遷。堪慰廣寒折桂，池塘採蓮。顧者仰宴賜酒，恍然顛倒鸞鳳天。今茲洞房花燭，猶然抱佔鶯頭邊。朝綢繆，暮綢繆，閨中侶和情意綿。郎愛女，女憐郎，探驪得意形神翩。

夢鶴、玉真到次早齊齊起來，正在閑話，忽然一陣秋風吹來一張紙，內寫天妃娘娘四句簽詩。夢鶴、玉真拾來一看，狂然驚訝，猶疑在夢中。兩人相顧彷徨，因出來問母親陳氏道：「兒生平祇因天妃娘娘四句簽詩，合則離，離則合，悲了歡，歡了悲，離合悲歡，顛連反覆。往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兒今日之事莫不是夢乎？」陳氏道：「吾兒今日之事雖非夢，然亦何可認為真非夢也！蓋人生世上，盡是夢中人也。吾兒若疑為夢，就是夢也。即可因現在所居之夢去行可矣，何必問其真哉。且今日既成就了事，宜焚香當天拜謝天妃娘娘之恩。」夢鶴覺悟，盥沐焚香，八拜而謝。

拜畢，退而對玉真道：「萬事不由人計較，算來都是命安排。賢卿你前年九月初七日別離，至今猶是九月初七日會合，想起來，豈非簽詩之意、夢中之語一毫不差乎？」玉真道：「妾觀人生世上，猶是春夢。」

夢鶴道：「此真可謂智者道。夫陽生于子而沉于午，陰生于午而降于子。蓋天下事物，視以為有，則有者自無；視以為無，則無者又有。盈天地間皆物，即盈天地間皆屬有無之數也。夫有者，春夢也；無者，春夢之覺也。此浮屠所以一空慧之詞也。」

之。空無所附，以理字屬之；理無所見，以空字目之。況吾與你觸犯天威，死別三載，世之人多以為虛；業債未完，回生再結，世之人多以為妄，殊不知正屬有無之數也。安知昔日之死非即今日之生，今日之生能定後日之死乎？」

玉真道：「此論誠然。妾嘗讀書至『仁者壽』句，試問古來仁者甚多，而今安在哉？妾想亦是春夢也。」

夢鶴道：「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蓋仁者之身是空也，仁者之壽是理也。何則？仁者之身，至今安在？可見空矣。但仁者之功業德澤，自一世以至萬萬世，無一人不見仁者，此是理也。況我與你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，昔日之春夢，貧賤勞苦，今日覺來，于我何有？今日之富貴逸樂，安必非昔日之春夢也？不如著有事績，垂之簡編，令後世傳而頌之，身雖空而名不空，以表春夢可矣。」

玉真道：「即如俺之事績，可著之簡編乎否也？」

夢鶴道：「可矣。吾著之，使天下後世知托質寰區之數無幾，凡富貴貧賤壽夭皆命所定，不必藏機關，結冤仇，而鯁鯁淚及，以圖僥倖也。但吾父臨終之日，曾交下書一封，說待我得志之後方可展視，今功成名遂，可以開矣。」乃虔敬展開一看，別無所言，祇說：「你父將生吾兒之時，夢見一鶴：

生得毛羽豐厚，衣翼鮮妍，無奈被泥壓濕，不能奮飛。中有一二燕雀，都飛來欺侮他。忽然又一雌的來與之同棲，就生下一小鶴，須臾，一雌的並一小鶴子，杳然不知其所之。那一雄的四顧一望，見有一個別雌鶴在土堆上，欲飛與之頡頏，奈顛連不得前。兩鶴徒哀鳴而已。既而，一雌的視禽鳥多非其倫，飛來與一雄的翱翔于九霄之遙。及你父夢見這等事醒來，時吾兒降生矣。是以知吾兒前途雖偃蹇，後來必發達，要待得志之後開看，乃知吾夢之有應，吾言之不誣矣。」

康夢鶴看畢，回思前日本身所為的事業，喟然嘆曰：「我之一生，吾父已早夢及此矣，究竟皆是一夢。」當時有一絕為證：

寓形宇內其如夢，自古英雄一旦休。

富貴貧窮天注定，人生何事多心憂。

自是夢鶴覺悟知足，辭官歸家。在路遇著數位商人，衣衫破碎，延路求丐。夢鶴聽其聲音，係是自己鄉親，差人去喚他近前來問。數商人說是漳州人，因船被風掃沉，本錢罄空，幸俺數人扶了船篷上岸，今不得已，延途求化。康夢鶴道：「本院認得你是某人，經救康夢鶴，有之乎？」商人道：「有之。」康夢鶴道：「你如今認得我否？」商人道：「不敢。」康夢鶴道：「快請起來，你等皆是我恩人，各送銀一百兩，仍僱轎送你們歸鄉。眾商人歡喜，叩謝而去不題。

卻說康夢鶴到潮州府，同玉真到梅峰庵，去拜謝禪師當日收留窮途之恩。夢鶴對玉真道：「我數年以前，因尋夫人不見，寄棲此庵，及夫人來此進香，題了緣簿，纔知蹤址。」玉真道：「妾記得當時看見相公一面，但不敢認。」又想到：「妾前日題二兩香銀，尚未有送他，今當一並送他。」

到了庵外，禪師迎入參佛，坐定，獻茶，夢鶴謝他前日之恩，無可為報，今要奉白金三百兩。禪師道：「出家人以清淨淡薄為本，這銀都無用，祇求大老爺椽筆一揮，增光山門。」夢鶴道：「這等大妙。」即提起筆來，寫「梅園山水禪師必亨」八個字以贊之云：

梅熟芳草滿袖襟，園中菩提自知音。

山明幽靜無塵色，水秀拓開見地心。

禪語圓明涅槃轉，師言寂滅曇花陰。

必然道與乾坤約，亭傳曹溪歸此岑。

及玉真看見壁上一首詩，讀云：

梅峰大異木蘭庵，夢鶴爭如王播慚。

不禁笑鵬何所適，愁心難對俗人談。

玉真對夢鶴道：「這詩是相公當日微賤時題的，今何不和一首？」夢鶴又舉筆和云：

當年寄食梅峰庵，遐想古人聊慰慚。

振翮雄飛今遂志，眼前宛對嫦娥談。

于是玉真亦援筆和一首：

琴劍飄零棲此庵，為情絆羈耐心慚。

當年霧蔽不堪道，今日雲開聊可談。

題畢，二人拜別禪師回來。行不數日，將近漳州，又遇著二人帶鎖，並四個押差，夢鶴視之，乃鄭判樞、洪初中也。停轎問之，判樞道：「小的無冤受屈，禍因父親被反誣賴人命。」初中道：「小的父親在縣為賤役，被察院訪察十惡。今俺二人父親年老逃出外境，未知生死，今文書又來拿解家屬。」夢鶴問判樞道：「你原是生員，安可同鎖？」判樞道：「因前年為人所訟，黜退前程，問了徒罪，幸逢大赦。」夢鶴道：「有罪不及妻孥，我為你二人解圍。」押差道：「恐遲了日子。」夢鶴道：「我即寫呈交你帶去。」乃立寫呈狀，並一名帖，付押差去投遞。

那察院拆開一看：

具呈原任廣東察院康夢鶴，為懇情赦宥事。痛思鄭判樞、洪初中之父，一則銜毒害良，一則迫死人命，罪不容赦。惟念洪旆揚、鄭錦園之子，幾諫不從，罪有可原。況以髦老之父而逃出，露濕風霜，是責之愆也。以孱懦之子，欲拘代父服刑，是重之罰也。骨肉參商情何切，至性若離心何安。國法之威未加，逃亡之慘已至。然初中等不忍親骸穢獄，何患一身艱危。但堯有自新之士，舜有改過之民。開一面之網，可復祇合之風；視如傷之心，可登蒼姬之世。

謹呈。

那察院看畢，即批云：

旆揚、錦園之拋離，初中、判樞之譏諫，皆不足以償其罪。惟念寅翁之情，洪旆揚免追罪屬，鄭錦園宜出棺木，俱釋放。

嗣後，這二人悔前日之非，感今日之恩，俯伏謝罪，自不必說了。

且說夢鶴在任，喜得雙生貴子，後來俱顯名于世。及榮歸之時，遠方親戚並附近鄰里聞之，各牽羊擔酒來相賀。自是，夢鶴日與玉真優遊于綠野之堂，詠歌倡嘆，俯仰上下，樂夫天命于無窮。乃舉和倡所作之詩集為單家稿，當世已經刊刻，流傳不衰。

彌堅堂主人與夢鶴交契，不啻膠漆之親，熟悉一生所經事跡，不覺因後之和樂，而有感于前之坎坷，憶前之坎坷，而有慰後之和樂。且思積惡之人，其後來之報若此，積善之人，其後來之報若彼，猶可信福善禍淫之不誣也，天生賢才之不偶然也，因為之作《終須夢》以記焉。既成，乃為之贊。贊曰：

偉哉夢鶴，冰霜松柏。懿哉玉真，堅操鐵石。曰才曰佳，今古無雙。曰情曰節，萬古不易。幾回離合，幾回悲歡，可感可嘆。豈龍城劍，合浦驪珠，可羨可嘉。霜竹雪梅，平娘之節以之。大江巨海，其祥之情以之。非節何以見其佳，非情何以見其才。且無平娘之節，不能見夢鶴之情。無夢鶴之情，亦不得顯玉真之節。因為之歌曰：日月可轉兮節難轉，雲霧可消兮情難消。情也者，先天地而始，後天地而終。節也者，參造化之德，成造化之鈞。嗟嗟，微斯情兮，吾誰與儔？微此節兮，吾何以終？且微此數奸從兮，吾之情節才佳何以彰？

---

返回 >> [終須夢](#) >>

[上一篇](#) 本書完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